

文

選

五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此第一篇

一篇

秦孝公據殽

五臣本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善曰韋昭曰殽謂二殽函

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濟曰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之 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 君臣

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度張晏曰括結囊括也言能苟

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括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 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闢諸侯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顯

曰關西為橫衡音橫 統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謂關東六國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向曰

拱手取言易也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

濟曰沒死也惠王文王武王昭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善曰李斯

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

也要害山川險阻也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善曰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當此之時齊有孟

帝切良曰盟誓約也銑曰締結也

當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向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竊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呂氏春秋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為二京竊

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塗

此之謂內攻之然竊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曰始將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

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向曰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翰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齊明

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程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

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樓而廢公叔周最退之高誘曰周最

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雎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仁東

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秦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

緩魏相也程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為齊臣而求見齊王

齊王怒蘇秦欲因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

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

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留田忌廉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

甄之間臆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

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止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方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今趙奢將而救之

倍之地百萬之衆五臣本關而攻秦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秦人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趙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逡巡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善曰李廌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善曰韋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達大車之輪以為櫓濟曰軍敗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櫓言流血漂之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五臣本無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

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

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翰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

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苦扑木以

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百

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

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銑曰言破南越分為

此二郡也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頭五臣本委命下吏向

倏低也係頸目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統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命民曰黔首

墮五臣本作墮

名城殺豪俊應劭曰

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害

向曰墮壞也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鋳

的鑄

善本作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善曰

曰銀箭足也鄧展曰銀是杆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

守咸陽以銷鋒鋳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銀或

為鐻音巨

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鋳兵刃也弱天下民謂去其兵器也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池

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濟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

高深廣大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曰疊

而言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

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問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

五臣本有也字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取其堅固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齊曰沒死也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五臣本作氓

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

也如淳曰甕古文氓氓人也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

賤材能不及中庸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而言涉不賢又不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

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善曰埋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竿竿為旗

而無旌天下雲會而響應善曰莊子曰其今使民曰其

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音曰贏音盈也音盈銑曰如

雲之會如響之應贏音盈也音盈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五臣本函之固

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憂棘矜巨不

銛息於鉤戟長鍛所也善曰孟康曰耰鋤柄也爾雅曰棘

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鍛鉞有鐔也

濟曰耰鋤柄也棘矜戟也以鋤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鍛皆兵

名謂九國誦戍之衆非抗於五臣本九國之師也善

通俗文曰罰罪曰誦丈厄切良深謀遠慮行軍用兵

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統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布也下結切句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皆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然後以六合為家殺五百本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

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五廿九

東方曼倩

善本作倩字良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良曰非有謂無有也

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

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

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

夜寐未嘗敢怠也統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惰也今先生

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率然輕舉之貌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敬之也將

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

議者三年於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